

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

住三圣嗣法小师慧然集

府主王常侍。与诸官请师升座。师上堂云。山僧今日事不获已。曲顺人情方登此座。若约祖宗门下。称扬大事。直是开口不得。无尔措足处。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。那隐纲宗。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。对众证据看。僧问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师便喝。僧礼拜。师云。这个师僧。却堪持论。问师唱谁家曲。宗风嗣阿谁。师云。我在黄檗处。三度发问三度被打。僧拟议。师便喝。随后打云。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。有

座主问。三乘十二分教。岂不是明佛性。师云。荒草不曾锄。主云。佛岂赚人也。师云。佛在什么处。主无语。师云。对常侍前拟瞞老僧。速退速退。妨他别人诸问。复云。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。更有问话者么。速致问来。尔才开口。早勿交涉也。何以如此。不见释尊云。法离文字。不属因不在缘故。为尔信不及。所以今日葛藤。恐滞常侍与诸官员。昧他佛性。不如且退。喝一喝云。少信根人终无了日。久立珍重。

师因一日到河府。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。时麻谷出问。大悲千手眼。那个是正眼。师云。大悲千手眼。那个是正眼。速道

速道。麻谷拽师下座。麻谷却坐。师近前云。不审。麻谷拟议。师亦拽麻谷下座。师却坐。麻谷便出去。师便下座。

上堂云。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。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。未证据者看看。时有僧出问。如何是无位真人。师下禅床把住云。道道。其僧拟议。师托开云。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。便归方丈。

上堂。有僧出礼拜。师便喝。僧云。老和尚莫探头好。师云。尔道落在什么处。僧便喝。又有僧问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师便喝。僧礼拜。师云。尔道好喝也无。僧云。草贼大败。师云。过在什么处。僧云。再犯

不容。师便喝。是日两堂首座相见。同时下喝。僧问师。还有宾主也无。师云。宾主历然。师云。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。问取堂中二首座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师竖起拂子。僧便喝。师便打。又僧问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师亦竖起拂子。僧便喝。师亦喝。僧拟议。师便打。师乃云。大众。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。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。三度蒙他赐杖。如蒿枝拂著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。谁人为我行得。时有僧出众云。某甲行得。师拈棒与他。其僧拟接。师便打。

上堂。僧问。如何是剑刃上事。师云。
祸事祸事。僧拟议。师便打。问祇如石室行
者踏碓忘却移脚。向什么处去。师云。没溺
深泉。师乃云。但有来者不亏欠伊。总识伊
来处。若与么来。恰似失却。不与么来。无
绳自缚。一切时中莫乱斟酌。会与不会都来
是错。分明与么道。一任天下人贬剥。久立
珍重。

上堂云。一人在孤峰顶上。无出身之
路。一人在十字街头。亦无向背。那个在前
那个在后。不作维摩诘。不作傅大士。珍
重。

上堂云。有一人论劫。在途中不离家舍。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。那个合受人天供养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。如何是第一句。师云。三要印开朱点侧。未容拟议主宾分。问如何是第二句。师云。妙解岂容无著问。沅和争负截流机。问如何是第三句。师云。看取棚头弄傀儡。抽牵都来里有人。师又云。一句语须具三玄门。一玄门须具三要。有权有用。汝等诸人。作么生会。下座。

师晚参示众云。有时夺人不夺境。有时夺境不夺人。有时人境俱夺。有时人境俱不夺。时有僧问。如何是夺人不夺境。师云。

煦日发生铺地锦。婴童垂发白如丝。僧云。
如何是夺境不夺人。师云。王令已行天下
遍。将军塞外绝烟尘。僧云。如何是人境两
俱夺。师云。并汾绝信独处一方。僧云。如
何是人境俱不夺。师云。王登宝殿野老讴
歌。师乃云。今时学佛法者。且要求真正见
解。若得真正见解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。不
要求殊胜。殊胜自至。道流。祇如自古先
德。皆有出人底路。如山僧指示人处。祇要
尔不受人惑。要用便用。更莫迟疑。如今学
者不得。病在甚处。病在不自信处。尔若自
信不及。即便忙忙地。徇一切境转。被他万
境回换。不得自由。尔若能歇得念念驰求
心。便与祖佛不别。尔欲得识祖佛么。祇尔

面前听法底。是学人信不及。便向外驰求。
设求得者皆是文字胜相。终不得他活祖意。
莫错诸禅德。此时不遇。万劫千生轮回三
界。徇好境掇去。驴牛肚里生。道流。约山
僧见处。与释迦不别。今日多般用处。欠少
什么。六道神光未曾间歇。若能如是见得。
祇是一生无事人。大德。三界无安犹如火
宅。此不是尔久停住处。无常杀鬼一刹那间
不拣贵贱老少。尔要与祖佛不别。但莫外
求。尔一念心上清净光。是尔屋里法身佛。
尔一念心上无分别光。是尔屋里报身佛。尔
一念心上无差别光。是尔屋里化身佛。此三
种身是尔即今目前听法底人。祇为不向外驰
求。有此功用。据经论家。取三种身为极

则。约山僧见处不然。此三种身是名言。亦是三种依。古人云。身依义立。土据体论。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。大德。尔且识取弄光影底人。是诸佛之本源。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。是尔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。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。虚空不解说法听法。是什么解说法听法。是尔目前历历底。勿一个形段孤明。是这个解说法听法。若如是见得。便与祖佛不别。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。触目皆是。祇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。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。若约山僧见处。无不甚深无不解脱。道流。心法无形通贯十方。在眼曰见。在耳曰闻。在鼻嗅香。在口谈论。在手执捉。在足运奔。本是一精明。分为六和

合。一心既无。随处解脱。山僧与么说。意在什么处。祇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。上他古人闲机境。道流取山僧见处。坐断报化佛头。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。等妙二觉担枷锁汉。罗汉辟支犹如厕秽。菩提涅槃如系驴橛。何以如此。祇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。所以有此障碍。若是真正道人。终不如是。但能随缘消旧业。任运著衣裳。要行即行。要坐即坐。无一念心希求佛果。缘何如此。古人云。若欲作业求佛。佛是生死大兆。大德。时光可惜。祇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。认名认句。求佛求祖求善知识。意度莫错。道流。尔祇有一个父母。更求何物。尔自返照看。古人云。演若达多失却头。求心歇处

即无事。大德。且要平常莫作模样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。便即见神见鬼指东划西好晴好雨。如是之流。尽须抵债。向阎老前吞热铁丸有日。好人家男女。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。便即捏怪。瞎屡生。索饭钱有日在。

师示众云。道流。切要求取真正见解。向天下横行。免被这一般精魅惑乱。无事是贵人。但莫造作。祇是平常。尔拟向外傍家求过觅脚手错了也。祇拟求佛。佛是名句。尔还识驰求底么三世十方佛祖出来。也祇为求法。如今参学道流。也祇为求法得法始了。未得依前轮回五道。云何是法。法者是心法。心法无形通贯十方目前现用。人信不及。便乃认名认句。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。

天地悬殊。道流。山僧说法说什么法。说心地法。便能入凡入圣。入净入秽。入真入俗。要且不是尔真俗凡圣。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著名字。真俗凡圣与此人安著名字不得。道流。把得便用更不著名字。号之为玄旨。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。祇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目前。各现一身问法。才道咨和尚。我早辨了也。老僧稳坐。更有道流来相见时。我尽辨了也。何以如此。祇为我见处别。外不取凡圣。内不住根本。见彻更不疑谬。

师示众云。道流。佛法无用处。祇是平常无事。屙屎送尿著衣吃饭。困来即卧。愚人笑我。智乃知焉。古人云。向外作工

夫。总是痴顽汉。尔且随处作主。立处皆真。境来回换不得。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。自为解脱大海。今时学者总不识法。犹如触鼻羊逢著物安在口里。奴郎不辨宾主不分。如是之流邪心入道。闹处即入不得。名为真出家人。正是真俗家人。夫出家者。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。辨佛辨魔辨真辨伪辨凡辨圣。若如是辨得。名真出家。若魔佛不辨。正是出一家入一家。唤作造业众生。未得名为真出家。祇如今有一个佛魔同体不分。如水乳合。鹅王吃乳。如明眼道流。魔佛俱打。尔若爱圣憎凡。生死海里浮沉。

问如何是佛魔。师云。尔一念心疑处是魔。尔若达得万法无生。心如幻化。更无一尘一法。处处清静是佛。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。约山僧见处。无佛无众生。无古无今。得者便得。不历时节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。一切时中更无别法。设有一法过此者。我说如梦如化。山僧所说皆是。道流。即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者。此人处处不滞。通贯十方。三界自在。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。一刹那间透入法界。逢佛说佛。逢祖说祖。逢罗汉说罗汉。逢饿鬼说饿鬼。向一切处游履国土教化众生。未曾离一念。随处清静光透十方。万法一如。道流。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。祇为尔信不及。念念驰求。舍头

觅头。自不能歇。如圆顿菩萨。入法界现身。向净土中厌凡忻圣。如此之流。取舍未忘染净心在。如禅宗见解。又且不然。直是现今更无时节。山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。总无实法。若如是见得。是真出家。日消万两黄金。道流。莫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道。我解禅解道。辩似悬河。皆是造地狱业。若是真正学道人。不求世间过。切急要求真正见解。若达真正见。解圆明方始了毕。

问如何是真正见解。师云。尔但一切入凡入圣。入染入净。入诸佛国土。入弥勒楼阁。入毗卢遮那法界。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。佛出于世。转大法轮。却入涅槃。不见

有去来相貌。求其生死了不可得。便入无生法界。处处游履国土。入华藏世界。尽见诸法空相。皆无实法。唯有听法无依道人。是诸佛之母。所以佛从无依生。若悟无依。佛亦无得。若如是见得者。是真正见解。学人不了为执名句。被他凡圣名碍。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。祇如十二分教。皆是表显之说。学者不会。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。皆是依倚落在因果。未免三界生死。尔若欲得生死去住脱著自由。即今识取听法底人。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。活拨拨地。应是万种施設。用处祇是无处。所以觅著转远。求之转乖。号之为秘密。道流。尔莫认著个梦幻伴子。迟晚中间便归无常。尔向此世界中。

觅个什么物作解脱。觅取一口饭吃补毳过时。且要访寻知识。莫因循逐乐。光阴可惜。念念无常。粗则被地水火风。细则被生住异灭四相所逼。道流。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。免被境摆扑。

问如何是四种无相境。师云。尔一念心疑被地来碍。尔一念心爱被水来溺。尔一念心嗔被火来烧。尔一念心喜被风来飘。若能如是辨得。不被境转。处处用境。东涌西没。南涌北没。中涌边没。边涌中没。履水如地。履地如水。缘何如此。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。道流。尔祇今听法者。不是尔四大能用尔四大。若能如是见得。便乃去住自由。约山僧见处。勿嫌底法。尔若爱圣。圣

者圣之名。有一般学人。向五台山里求文殊。早错了也。五台山无文殊。尔欲识文殊么。祇尔目前用处。始终不异。处处不疑。此个是活文殊。尔一念心无差别光。处处总是真普贤。你一念心自能解缚。随处解脱。此是观音。三昧法。互为主伴。出则一时出。一即三三即一。如是解得始好看教。

师示众云。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。莫向外觅。总上他闲尘境。都不辨邪正。祇如有祖有佛。皆是教迹中事。有人拈起一句子语。或隐显中出。便即疑生。照天照地。傍家寻问。也大忙然。大丈夫儿。莫祇么论主论贼。论是论非。论色论财。论说闲话过日。山僧此间不论僧俗。但有来者尽识得

伊。任伊向甚处出来。但有声名文句。皆是梦幻。却见乘境底人。是诸佛之玄旨。佛境不能自称我是佛境。还是这个无依道人。乘境出来。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。我即应清净境出。有人问我菩萨。我即应兹悲境出。有人问我菩提。我即应净妙境出。有人问我涅槃。我即应寂静境出。境即万般差别。人即不别。所以应物现形。如水中月。道流。尔若欲得如法。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。若萎萎随随地。则不得也。夫如[斯/瓦]嘎(上音西下所嫁切)之器。不堪贮醍醐。如大器者。直要不受人惑。随处作主立处皆真。但有来者皆不得受。尔一念疑。即魔入心。如菩萨疑时。生死魔得便。但能息念。更莫外求。物

来则照。尔但信现今用底。一个事也无。尔一念心生三界。随缘被境分为六尘。你如今应用处。欠少什么。一刹那间便入净入秽。入弥勒楼阁。入三眼国土。处处游履。唯见空名。

问如何是三眼国土。师云。我共你入净妙国土中。著清净衣。说法身佛。又入无差别国土中。著无差别衣。说报身佛。又入解脱国土中。著光明衣。说化身佛。此三眼国土皆是依变。约经论家。取法身为根本。报化二身为用。山僧见处法身即不解说法。所以古人云。身依义立。土据体论。法性身法性土。明知是建立之法。依通国土。空拳黄叶用诳小儿。蒺藜麦刺枯骨上觅什么汁。心

外无法。内亦不可得。求什么物。尔诸方言道。有修有证。莫错。设有修得者。皆是生死业。尔言六度万行齐修。我见皆是造业。求佛求法。即是造地狱业。求菩萨亦是造业。看经看教亦是造业。佛与祖师是无事人。所以有漏有为。无漏无为。为清净业。有一般瞎秃子。饱吃饭了。便坐禅观行。把捉念漏不令放起。厌喧求静。是外道法。祖师云。尔若住心看静。举心外照。摄心内澄。凝心入定。如是之流皆是造作。是尔如今与么听法底人。作么生拟修他证他庄严他。渠且不是修底物。不是庄严得底物。若教他庄严。一切物即庄严得。尔且莫错。道流。尔取这一般老师口里语。为是真道。是

善知识不思议。我是凡夫心。不敢测度他老宿。瞎屢生。尔一生祇作这个见解。辜负这一双眼。冷噤噤地。如冻凌上驴驹相似。我不敢毁善知识。怕生口业。道流。夫大善知识。始敢毁佛毁祖。是非天下。排斥三藏教。骂辱诸小儿。向逆顺中觅人。所以我于十二年中。求一个业性。知芥子许不可得。若似新妇子禅师。便即怕趁出院。不与饭吃。不安不乐。自古先辈。到处人不信。被递出始知是贵。若到处人尽肯。堪作什么。所以师子一吼野干脑裂。道流。诸方说有道可修。有法可证。尔说证何法修何道。尔今

用处欠少什么物。修补何处。后生小阿师不会。便即信这般野狐精魅。许他说事。系缚。

人。言道理行相应护惜三业始得成佛。如此说者如春细雨。古人云。路逢达道人。第一莫向道。所以言。若人修道道不行。万般邪境竞头生。智剑出来无一物。明头未显暗头明。所以古人云。平常心是道。大德。觅什么物。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。历历地分明。未曾欠少。尔若欲得与祖佛不别。但如是见。不用疑误。尔心心不异。名之活祖。心若有异。则性相别。心不异故。即性相不别。

问如何是心心不异处。师云。尔拟问早异了也。性相各分。道流莫错。世出世诸法。皆无自性。亦无生性。但有空名。名字亦空。尔祇么认他闲名为实。大错了也。设有皆是依变之境。有个菩提依涅槃依解脱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萨依佛依。尔向依变国土中。觅什么物。乃至三乘十二分教。皆是拭不净故纸。佛是幻化身。祖是老比丘。尔还是娘生已否。尔若求佛。即被佛魔摄。尔若求祖。即被祖魔缚。尔若有求皆苦。不如无事。有一般秃比丘。向学人道。佛是究竟。于三大阿僧祇劫。修行果满方始成道。道流。尔若道佛是究竟。缘什么八十年后向拘尸罗城双林树间侧卧而死去。佛今何在。明

知与我生死不别。尔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。转轮圣王应是如来。明知是幻化。古人云。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。权且立虚名。假言三十二。八十也空声。有身非觉体。无相乃真形。尔道佛有六通。是不可思议。一切诸天神仙阿修罗大力鬼亦有神通。应是佛否。道流莫错。祇如阿修罗与天帝释战。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。入藕丝孔中藏。莫是圣否。如山僧所举。皆是业通依通。夫如佛六通者不然。入色界不被色惑。入声界不被声惑。入香界不被香惑。入味界不被味惑。入触界不被触惑。入法界不被法惑。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。不能系缚此无依道人。虽是五蕴漏质。便是地

行神通。道流。真佛无形真法无相。尔祇么
幻化上头作模作样。设求得者。皆是野狐精
魅。并不是真佛。是外道见解。夫如真学道
人。并不取佛。不取菩萨罗汉。不取三界殊
胜。迴无独脱不与物拘。乾坤倒覆我更不
疑。十方诸佛现前。为一念心喜。三涂地狱
顿现。无一念心怖。缘何如此。我见诸法空
相。变即有。不变即无。三界唯心万法唯
识。所以梦幻空花何劳把捉。唯有道流目前
现今听法底人。入火不烧入水不溺。入三涂
地狱。如游园观。入饿鬼畜生而不受报。缘
何如此。无嫌底法。尔若爱圣憎凡。生死海
里沉浮。烦恼由心故有。无心烦恼何拘。不
劳分别取相。自然得道须臾。尔拟傍家波波

地学得。于三祇劫中终归生死。不如无事向丛林中床角头交脚坐。道流。如诸方有学人来。主客相见了。便有一句子语。辨前头善知识。被学人拈出个机权语路。向善知识口角头撞过。看尔识不识。尔若识得是境。把得便抛向坑子里。学人便即寻常。然后便索善知识语。依前夺之。学人云。上智哉是大善知识。即云。尔大不识好恶。如善知识。把出个境块子。向学人面前弄。前人辨得下下作主。不受境惑。善知识便即现半身。学人便喝。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路中摆扑。学人云。不识好恶老秃奴。善知识叹曰。真正道流。如诸方善知识。不辨邪正。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境智。瞎老师便与他解说。

被他学人骂著。便把棒打他言无礼度。自是尔善知识无眼。不得嗔他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。即指东划西。好晴好雨。好灯笼露柱。尔看眉毛有几茎。这个具机缘。学人不会。便即心狂。如是之流。总是野狐精魅魍魎。被他好学人嗑嗑微笑。言瞎老秃奴惑乱他天下人。道流。出家儿且要学道。祇如山僧。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。亦曾于经论寻讨。后方知是济世药表显之说。遂乃一时抛却即访道参禅。后遇大善知识。方乃道眼分明。始识得天下老和尚。知其邪正。不是娘生下便会。还是体究练磨一朝自省。道流。尔欲得如法见解。但莫受人惑。向里向外逢著便杀。逢佛杀佛。逢祖杀祖。逢罗汉杀罗

汉。逢父母杀父母。逢亲眷杀亲眷。始得解脱。不与物拘。透脱自在。如诸方学道流。未有不依物出来底。山僧向此间从头打。手上出来手上打。口里出来口里打。眼里出来眼里打。未有一个独脱出来底。皆是上他古人闲机境。山僧。无一法与人。祇是治病解缚。尔诸方道流。试不依物出来。我要共尔商量。十年五岁并无一人。皆是依草附叶竹木精灵野狐精魅。向一切粪块上乱咬。瞎汉枉消他十方信施。道我是出家儿。作如是见解。向尔道。无佛无法无修无证。祇与么傍家拟求什么物。瞎汉头上安头。是尔欠缺什么。道流。是尔目前用底。与祖佛不别。祇么不信便向外求。莫错向外无法。内亦不可

得。尔取山僧口里语。不如休歇无事去。已起者莫续。未起者不要放起。便胜尔十年行脚。约山僧见处。无如许多般。祇是平常著衣吃饭无事过时。尔诸方来者。皆是有心。求佛求法。求解脱求出离三界。痴人。尔要出三界什么处去。佛祖是赏系底名句。尔欲识三界么。不离尔今听法底心地。尔一念心贪是欲界。尔一念心嗔是色界。尔一念心痴是无色界。是尔屋里家具子。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。还是道流目前灵灵地照烛万般酌度世界底人。与三界安名。大德。四大色身是无常。乃至脾胃肝胆发毛爪齿。唯见诸法空相。尔一念心歇得处。唤作菩提树。尔一念心不能歇得处。唤作无明树。无明无住处。

无明无始终。尔若念念心歇不得。便上他无明树。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。尔若歇得。便是清净身界。尔一念不生。便是上菩提树。三界神通变化意生化身。法喜禅悦身光自照。思衣罗绮千重。思食百味具足。更无横病。菩提无住处。是故无得者。道流。大丈夫汉更疑个什么。目前用处更是阿谁。把得使用。莫著名字。号为玄旨。与么见得。勿嫌底法。古人云。心随万境转。转处实能幽。随流认得性。无喜亦无忧。道流。如禅宗见解。死活循然。参学之人大须子细。如主客相见。便有言论往来。或应物现形。或全体作用。或把机权喜怒。或现半身。或乘师子。或乘象王。如有真正学人。便喝先拈

出一个胶盆子。善知识不辨是境。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。学人便喝。前人不肯放。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。唤作客看主。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。随学人问处即夺。学人被夺抵死不放。此是主看客。或有学人。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。善知识辨得是境。把得抛向坑里。学人言。大好善知识。即云。咄哉不识好恶。学人便礼拜。此唤作主看主。或有学人。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。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。学人欢喜。彼此不辨。呼为客看客。大德。山僧如是所举。皆是辨魔拣异。知其邪正。道流。寔情大难。佛法幽玄。解得可可地。山僧竟日与他说破。学者总不在意。千遍万遍脚底踏过。黑没爇地。无一个

形段。历历孤明。学人信不及。便向名句上生解。年登半百。祇管傍家负死尸行。檐却檐子天下走。索草鞋钱有日在。大德。山僧说向外无法。学人不会。便即向里作解。便即倚壁坐。舌拄上腭。湛然不动。取此为是。祖门佛法也。大错。是尔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。尔即认他无明为郎主。古人云。湛湛黑暗深坑。寔可怖畏。此之是也。尔若认他动者是。一切草木皆解动。应可是道也。所以动者是风大。不动者是地大。动与不动俱无自性。尔若向动处捉他。他向不动处立。尔若向不动处捉他。他向动处立。譬如潜泉鱼鼓波而自跃。大德。动与不动是二种境。还是无依道人用动用不动。如诸方学人来。山

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。如中下根器来。我便夺其境。而不除其法。或中上根器来。我便境法俱夺。如上上根器来。我便境法人俱不夺。如有出格见解人来。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历根器。大德。到这里学人著力处不通风。石火电光即过了也。学人若眼定动。即没交涉。拟心即差。动念即乖。有人解者不离目前。大德。尔檐钵囊屎檐子。傍家走求佛求法。即今与么驰求底。尔还识渠么。活拨拨地。祇是勿根株。拥不聚拨不散。求著即转远。不求还在目前。灵音属耳。若人不信。徒劳百年。道流。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。入毗卢遮那国土。入解脱国土。入神通国土。入清净国土。入法界。入秽入净。入

凡入圣。入饿鬼畜生。处处讨觅寻皆。不见
有生有死。唯有空名。幻化空花不劳把捉。
得失是非一时放却。道流。山僧佛法的的相
承。从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庐山拽石
头和尚。一路行遍天下。无人信得。尽皆起
谤。如道一和尚用处。纯一无杂。学人三百
五百。尽皆不见他意。如庐山和尚。自在真
正顺逆用处。学人不测涯际。悉皆忙然。如
丹霞和尚。玩珠隐显。学人来者皆悉被骂。
如麻谷用处。苦如黄檗近皆不得。如石巩用
处。向箭头上觅人。来者皆惧。如山僧今日
用处。真正成坏。玩弄神变。入一切境。随
处无事。境不能换。但有来求者。我即便出
看渠。渠不识我。我便著数般衣。学人生解

一向入我言句。苦哉瞎秃子无眼人把我著底衣。认青黄赤白。我脱却入清净境中。学人一见便生忻欲。我又脱却。学人失心忙然狂走言。我无衣。我即向渠道尔识我著衣底人否。忽尔回头。认我了也。大德。尔莫认衣。衣不能动。人能著衣。有个清净衣。有个无生衣菩提衣。涅槃衣。有祖衣。有佛衣。大德。但有声名文句。皆悉是衣变。从脐轮气海中鼓激。牙齿敲磕成其句义。明知是幻化。大德。外发声语业。内表心所法。以思有念。皆悉是衣。尔祇么认他著底衣为寔解。纵经尘劫祇是衣通。三界循环轮回生死。不如无事。相逢不相识。共语不知名。今时学人不得。盖为认名字为解。大策子上

抄死老汉语。三重五重复子裹。不教人见。
道是玄旨。以为保重。大错。瞎屡生。尔向
枯骨上觅什么汁。有一般不识好恶。向教中
取意度商量成于句义。如把屎块子向口里含
了吐过与别人。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。一
生虚过也。道我出家被他问著佛法。便即杜
口无词。眼似漆突。口如楦檐。如此之类。
逢弥勒出世。移置他方世界。寄地狱受苦。
大德。尔波波地往诸方觅什么物。踏尔脚
板。阔无佛可求。无道可成。无法可得。外
求有相佛。与汝不相似。欲识汝本心。非合
亦非离。道流。真佛无形。真道无体。真法
无相。三法混融和合一处。辨既不得。唤作
忙忙业识众生。

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。乞垂开示。师云。佛者心清净是。法者心光明是。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。三即一皆是空名。而无寔有。如真正学道人。念念心不间断。自达磨大师从西土来。祇是觅个不受人惑底人。后遇二祖。一言便了。始知从前虚用功夫。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。若第一句中得。与祖佛为师。若第二句中得。与人天为师。若第三句中得。自救不了。

问如何是西来意。师云。若有意。自救不了。云既无意。云何二祖得法。师云。得者是不得。云既若不得。云何是不得底意。师云。为尔向一切处驰求心不能歇。所以祖师言。咄哉丈夫。将头觅头。你言下便自回

光返照。更不别求。知身心与祖佛不别。当下无事。方名得法。大德。山僧今时事不获已。话度说出许多不才净。尔且莫错。据我见处。寔无许多般道理。要用便用。不用便休。祇如诸方说六度万行以为佛法。我道是庄严门佛事门。非是佛法。乃至持斋持戒。擎油不[泳-永+閃]。道眼不明。尽须抵债。索饭钱有日在。何故如此。入道不通理。复身还信施。长者八十一。其树不生耳。乃至孤峰独宿。一食卯斋。长坐不卧。六时行道。皆是造业底人。乃至头目髓脑国城妻子象马七珍尽皆舍施。如是等见。皆是苦身心故。还招苦果。不如无事纯一无杂。乃至十

地满心菩萨。皆求此道流踪迹。了不可得。
所以诸天欢喜。地神捧足。十方诸佛无不称
叹。缘何如此。为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。

问大通智胜佛。十劫坐道场。佛法不现
前。不得成佛道。未审此意如何。乞师指
示。师云。大通者。是自己。于处处达其万
法无性无相。名为大通。智胜者。于一切处
不疑不得一法。名为智胜。佛者。心清净光
明透彻法界。得名为佛。十劫坐道场者。十
波罗密是。佛法不现前者。佛本不生。法本
不灭云何更有现前。不得成佛道者。佛不应
更作佛。古人云。佛常在世间。而不染世间
法。道流。尔欲得作佛。莫随万物。心生种
种法生。心灭种种法灭。一心不生万法无

咎。世与出世。无佛无法。亦不现前。亦不曾失。设有者。皆是名言章句。接引小儿施設药病。表显名句。且名句不自名句。还是尔目前昭昭灵灵鉴觉闻知照烛底。安一切名句。大德。造五无间业。方得解脱。

问如何是五无间业。师云。杀父害母。出佛身血。破和合僧。焚烧经像等。此是五无间业。云如何是父。师云。无明是父。尔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。如响应空。随处无事。名为杀父。云如何是母。师云。贪爱为母。尔一念心入欲界中。求其贪爱。唯见诸法空相。处处无著。名为害母。云如何是出佛身血。师云。尔向清浄法界中。无一念心生解。便处处黑暗。是出佛身血。云如何是

破和合僧。师云。尔一念心正达烦恼结使如空无所依。是破和合僧。云如何是焚烧经像。师云。见因缘空。心空法空。一念决定断。迥然无事。便是焚烧经像。大德。若如是达得。免被他凡圣名碍。尔一念心祇向空拳指上生寔解。根境法中虚捏怪。自轻而退屈言。我是凡夫他是圣人。秃屡生。有甚死急。披他师子皮。却作野干鸣。大丈夫汉。不作丈夫气息。自家屋里物不肯信。祇么向外觅。上他古人闲名句。倚阴博阳。不能特达。逢境便缘。逢尘便执。触处惑起。自无准定道流。莫取山僧说处。何故。说无凭据。一期间图画虚空。如彩画像等喻。道流。莫将佛为究竟。我见犹如厕孔。菩萨罗

汉尽是枷锁缚人底物。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
昙。鸯掘持刀害于释氏。道流。无佛可得。
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迹。皆是一期药病相
治。并无实法。设有皆是相似。表显路布。
文字差排。且如是说。道流。有一般秃子。
便向里许著功。拟求出世之法。错了也。若
人求佛。是人失佛。若人求道。是人失道。
若人求祖。是人失祖。大德莫错。我且不取
尔解经论。我亦不取尔国王大臣。我亦不取
尔辩似悬河。我亦不取尔聪明智慧。唯要尔
真正见解。道流。设解得百本经论。不如一
个无事底阿师。尔解得。即轻蔑他人。胜负
修罗。人我无明。长地狱业。如善星比丘。
解十二分教。生身陷地狱。大地不容。不如

无事休歇去。饥来吃饭。睡来合眼。愚人笑我。智乃知焉。道流。莫向文字中求。心动疲劳。吸冷气无益。不如一念缘起无生。超出三乘权学菩萨。大德。莫因循过日。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。黑漫漫地。光阴不可空过。腹热心忙。奔波访道。后还得力。始到今日。共道流如是话度。劝诸道流。莫为衣食。看世界易过。善知识难遇。如优昙花时一现耳。你诸方闻道有个临济老汉出来。便拟问难教语不得。被山僧全体作用。学人空开得眼。口总动不得。懵然不知以何答我。我向伊道。龙象蹴踏非驴所堪。尔诸处祇指胸点肋。道我解禅解道。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。咄哉。尔将这个身心。到处簸两片

皮。诳呼闾阎。吃铁棒有日在。非出家儿。
尽向阿修罗界掇。夫如至理之道。非诤论而
求激扬。铿锵以摧外道。至于佛祖相承。更
无别意。设有言教。落在化仪三乘五性人天
因果。如圆顿之教。又且不然。童子善财皆
不求过。大德。莫错用心。如大海不停死
尸。祇么担却拟天下走。自起见障以碍于
心。日上无云。丽天普照。眼中无翳。空里
无花。道流。尔欲得如法。但莫生疑。展则
弥纶法界。收则丝发不立。历历孤明未曾欠
少。眼不见耳不闻。唤作什么物。古人云。
说似一物则不中。尔但自家看。更有什么。
说亦无尽。各自著力。珍重。

勘辨

黄檗因入厨次。问饭头。作什么。饭头云。拣众僧米。黄檗云。一日吃多少。饭头云。二石五。黄檗云。莫太多么。饭头云。犹恐少在。黄檗便打。饭头却举似师。师云。我为汝勘这老汉。才到侍立次。黄檗举前话。师云。饭头不会。请和尚代一转语。师便问。莫太多么。黄檗云。何不道来日更吃一顿。师云。说什么来日。即今便吃。道了便掌。黄檗云。这风颠汉。又来这裡捋虎须。师便喝出去。后汾山问仰山。此二尊宿意作么生。仰山云。和尚作么生。汾山云。养子方知父慈。仰山云不然。汾山云。子又作么生。仰山云。大似勾贼破家。

师问僧。什么处来。僧便喝。师便揖坐。僧拟议。师便打。师见僧来便竖起拂子。僧礼拜。师便打。又见僧来亦竖起拂子。僧不顾。师亦打。

师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斋次。师问。毛吞巨海芥纳须弥。为是神通妙用本体如然。普化踏倒饭床。师云。太粗生。普化云。这里是什么所在。说粗说细。师来日又同普化赴斋。问今日供养何似昨日。普化依前踏倒饭床。师云。得即得。太粗生。普化云。瞎汉。佛法说什么粗细。师乃吐舌。

师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。同在僧堂地炉内坐。因说。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风掣颠。知他是凡是圣。言犹未了。普化入来。师便问。汝是凡是圣。普化云。汝且道。我是凡是圣。师便喝。普化以手指云。河阳新妇子。木塔老婆禅。临济小厮儿。却具一只眼。师云这贼。普化云贼贼。便出去。

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。师见云。大似一头驴。普化便作驴鸣。师云这贼。普化云贼贼。便出去。

因普化常于街市摇铃云。明头来明头打。暗头来暗头打。四方八面来旋风打。虚空来连架打。师令侍者去才见如是道便把住

云。总不与么来时如何。普化托开云。来日大悲院里有斋。侍者回举似师。师云。我从来疑著这汉。

有一老宿参师。未曾人事便问。礼拜即是。不礼拜即是。师便喝。老宿便礼拜。师云。好个草贼。老宿云贼贼。便出去。师云。莫道无事好。首座侍立次。师云。还有过也无。首座云有。师云。宾家有过。主家有过。首座云。二俱有过。师云。过在什么处。首座便出去。师云。莫道无事好。后有僧举似南泉。南泉云。官马相踏。

师因入军营赴斋。门首见员僚。师指露柱问。是凡是圣。员僚无语。师打露柱云。直饶道得。也祇是个木橛。便入去。

师问院主。什么处来。主云。州中糞黄米去来。师云。糞得尽么。主云。糞得尽。师以杖面前画一画云。还糞得这个么。主便喝。师便打。典座至。师举前语。典座云。院主不会和尚意。师云。尔作么生。典座便礼拜。师亦打。有座主来相看次。师问座主。讲何经说。主云。某甲荒虚粗习百法论。师云。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得。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。是同是别。主云。明得即同。明不得即别。乐普为侍者。在师后立云。座主这里是什么所在。说同说

别。师回首问侍者。汝又作么生。侍者便喝。师送座主。回来遂问侍者。适来是汝喝老僧。侍者云是。师便打。

师闻第二代德山垂示云。道得也三十棒。道不得也三十棒。师令乐普去问。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。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。看他作么生。普到彼如教而问。德山便打。普接住送一送。德山便归方丈。普回举似师。师云。我从来疑著这汉。虽然如是。汝还见德山么。普拟议。师便打。

王常侍一日访师。同师于僧堂前看。乃问。这一堂僧还看经么。师云。不看经。侍云。还学禅么。师云。不学禅。侍云。经又

不看禅又不学。毕竟作个什么。师云。总教伊成佛作祖去。侍云。金屑虽贵落眼成翳。又作么生。师云。将为尔是个俗汉。

师问杏山。如何是露地白牛。山云。吽吽。师云。哑那。山云。长老作么生。师云。这畜生。

师问乐普云。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喝。阿那个亲。普云。总不亲。师云。亲处作么生。普便喝。师乃打。

师见僧来。展开两手。僧无语。师云会么。云不会。师云。浑仑擘不开。与尔两文钱。

大觉到参。师举起拂子。大觉敷坐具。
师掷下拂子。大觉收坐具入僧堂。众僧云。
这僧莫是和尚亲故。不礼拜又不吃棒。师闻
令唤觉。觉出。师云。大众道。汝未参长
老。觉云不审。便自归众。

赵州行脚时参师。遇师洗脚次。州便
问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师云。恰值老僧洗
脚。州近前作听势。师云。更要第二杓恶水
泼在。州便下去。

有定上座到参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师
下绳床。擒住与一掌。便托开。定伫立。傍
僧云。定上座何不礼拜。定方礼拜。忽然大
悟。

麻谷到参。敷坐具问。十二面观音。阿那面正。师下绳床。一手收坐具。一手搯麻谷云。十二面观音。向什么处去也。麻谷转身拟坐绳床。师拈拄杖打。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。

师问僧。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。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。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。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汝作么生会。僧拟议。师便喝。

师问一尼。善来恶来。尼便喝。师拈棒云。更道更道。尼又喝。师便打。

龙牙问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师云。与我过禅板来。牙便过禅板与师。师接得便打。牙云。打即任打。要且无祖师意。牙后到翠微问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微云。与我过蒲团来。牙便过蒲团与翠微。翠微接得便打。牙云。打即任打。要且无祖师意。牙住院后有僧入室请益云。和尚行脚时参二尊宿因缘。还肯他也无。牙云。肯即深肯。要且无祖师意。

径山有五百众。少人参请。黄檗令师到径山。乃谓师曰。汝到彼作么生。师云。某甲到彼自有方便。师到径山。装腰上法堂见径山。径山方举头。师便喝。径山拟开口。师拂袖便行。寻有僧问径山。这僧适来有什

么言句。便喝和尚。径山云。这僧从黄檗会里来。尔要知么。且问取他。径山五百众太半分散。

普化一日于街市中。就人乞直裰。人皆与之。普化俱不要。师令院主买棺一具。普化归来。师云。我与汝做得个直裰了也。普化便自担去。绕街市叫云。临济与我做直裰了也。我往东门迁化去。市人竞随看之。普化云。我今日未。来日往南门迁化去。如是三日。人皆不信。至第四日无人随看。独出城外自入棺内。倩路行人钉之。即时传布。市人竞往开棺。乃见全身脱去。祇闻空中铃响隐隐而去。

行录

师初在黄檗会下。行业纯一。首座乃叹曰。虽是后生与众有异。遂问。上座在此多少时。师云。三年。首座云。曾参问也无。师云。不曾参问。不知问个什么首座云。汝何不去问堂头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。师便去问。声未绝黄檗便打。师下来。首座云。问话作么生。师云。某甲问声未绝。和尚便打。某甲不会。首座云。但更去问。师又去问。黄檗又打。如是三度发问三度被打。师来白首座云。幸蒙慈悲。令某甲问讯和尚。三度发问三度被打。自恨障缘不领深旨。今且辞去。首座云。汝若去时。须辞和尚去。师礼拜退。首座先到和尚处云。问话

底后生。甚是如法。若来辞时。方便接他。
向后穿凿成一株大树。与天下人作荫凉去
在。师去辞黄檗。檗云。不得往别处去。汝
向高安滩头大愚处去。必为汝说。师到大
愚。大愚问。什么处来。师云。黄檗处来。
大愚云。黄檗有何言句。师云。某甲三度问
佛法的的大意。三度被打。不知某甲有过无
过。大愚云。黄檗与么老婆为汝得彻困。更
来这里问有过无过师于言下大悟云。元来黄
檗佛法无多子。大愚搯住云。这尿床鬼子。
适来道有过无过。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
子。尔见个什么道理。速道速道。师于大愚
胁下筑三拳。大愚托开云。汝师黄檗。非于
我事。师辞大愚。却回黄檗。黄檗见来便

问。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。师云。祇为老婆心切。便人事了侍立。黄檗问。什么处去来。师云。昨奉慈旨。令参大愚去来。黄檗云。大愚有何言句。师遂举前话。黄檗云。作么生得这汉来。待痛与一顿。师云。说什么待来。即今便吃。随后便掌。黄檗云。这风颠汉。却来这里捋虎须。师便喝。黄檗云。侍者引这风颠汉参堂去。后汾山举此话问仰山。临济当时得大愚力。得黄檗力。仰山云。非但骑虎头。亦解把虎尾。

师栽松次。黄檗问。深山里栽许多作什么。师云。一与山门作境致。二与后人作标榜。道了将钁头打地三下。黄檗云。虽然如是。子已吃吾三十棒了也。师又以钁头打地

三下。作嘘嘘声。黄檗云。吾宗到汝大兴于世。后洎山举此语问仰山。黄檗当时祇嘱临济一人。更有人在。仰山云有。祇是年代深远。不欲举似和尚。洎山云。虽然如是。吾亦要知。汝但举看。仰山云。一人指南吴越令行。遇大风即止(讖风穴和尚也)师侍立德山次。山云。今日困。师云。这老汉寐语作什么。山便打。师掀倒绳床。山便休。

师普请锄地次。见黄檗来。拄鋤而立。黄檗云。这汉困那。师云。鋤也未举。困个什么。黄檗便打。师接住棒。一送送倒。黄檗唤。维那维那扶起我。维那近前扶云。和尚争容得这风颠汉无礼。黄檗才起便打维那。师鋤地云。诸方火葬。我这里一时活

埋。后洩山问仰山。黄檗打维那意作么生。
仰山云。正贼走却。逻踪人吃棒。师一日在
僧堂前坐。见黄檗来。便闭却目。黄檗乃作
怖势。便归方丈。师随至方丈礼谢。首座。
在黄檗处侍立。黄檗云。此僧虽是后生。却
知有此事。首座云。老和尚脚跟不点地。却
证据个后生。黄檗自于口上打一捆。首座
云。知即得。

师在堂中睡。黄檗下来见。以拄杖打板
头一下。师举头见是黄檗却睡。黄檗又打板
头一下。却往上间。见首座坐禅乃云。下间
后生却坐禅。汝这里妄想作什么。首座云。

这老汉作什么。黄檗打板头一下。便出去。
后汾山问仰山。黄檗入僧堂意作么生。仰山
云。两彩一赛。

一日普请次。师在后行。黄檗回头见师
空手乃问。钁头在什么处。师云。有一人将
去了也。黄檗云。近前来。共汝商量个事。
师便近前。黄檗竖起钁头云。祇这个。天下
人拈掇不起。师就手掣得竖起云。为什么却
在某甲手里。黄檗云。今日大有人普请。便
归院。后汾山问仰山。钁头在黄檗手里。为
什么却被临济夺却。仰山云。贼是小人智过
君子。

师为黄檗驰书去汾山。时仰山作知客。接得书便问。这个是黄檗底。那个是专使底。师便掌。仰山约住云。老兄知是般事便休。同去见汾山。汾山便问。黄檗师兄多少众。师云。七百众。汾山云。什么人为导首。师云。适来已达书了也。师却问汾山。和尚此间多少众。汾山云。一千五百众。师云。太多生。汾山云。黄蘗师兄亦不少。师辞汾山。仰山送出云。汝向后北去有个住处。师云。岂有与么事。仰山云。但去已后有一人佐辅老兄在。此人祇是有头无尾。有始无终。师后倒镇州。普化已在彼中。师出世。普化佐赞于师。师住未久。普化全身脱去。

师因半夏上黄檗。见和尚看经。师云。我将谓是个人。元来是搃黑豆老和尚。住数日乃辞去。黄檗云。汝破夏来。不终夏去。师云。某甲暂来礼拜和尚。黄檗遂打趁令去。师行数里。疑此事。却回终夏。师一日辞黄檗。檗问。什么处去。师云。不是河南便归河北。黄檗便打。师约住与一掌。黄檗大笑。乃唤侍者。将百丈先师禅板机案来。师云侍者将火来。黄檗云。虽然如是。汝但将去。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。后汾山问仰山。临济莫辜负他黄檗也无。仰山云不然。汾山云。子又作么生。仰山云。知恩方解报恩。汾山云。从上古人还有相似底也无。仰山云有。祇是年代深远。不欲举似和

尚。汾山云。虽然如是。吾亦要知。子但举看。仰山云。祇如楞严会上阿难赞佛云。将此深心奉尘刹。是则名为报佛恩。岂不是报恩之事。汾山云。如是如是。见与师齐减师半德。见过于师方堪传授。

师到达磨塔头。塔主云。长老先礼佛先礼祖。师云。佛祖俱不礼。塔主云。佛祖与长老。是什么冤家。师便拂袖而出。

师行脚时到龙光。光上堂。师出问云。不展锋铓。如何得胜。光据坐。师云。大善知识岂无方便。光瞪目云。师以手指云。这老汉今日败阙也。

到三峰平和尚。问曰。什么处来。师云。黄檗来。平云。黄檗有何言句。师云。金牛昨夜遭涂炭。直至如今不见踪。平云。金风吹玉管。那个是知音。师云。直透万重关。不住清霄内。平云。子这一问太高生。师云。龙生金凤子。冲破碧琉璃。平云。且坐吃茶。又问。近离甚处。师云龙光。平云。龙光近日如何。师便出去。

到大慈。慈在方丈内坐。师问。端居丈室时如何。慈云。寒松一色千年别。野老拈花万国春。师云。今古永超圆智体。三山锁断万重关。慈便喝。师亦喝。慈云。作么。师拂袖便出。

到襄州华严。严倚拄杖作睡势。师云。
老和尚瞌睡作么。严云。作家禅客宛尔不
同。师云。侍者点茶来与和尚吃。严乃唤维
那。第三位安排这上座。

到翠峰峰问。甚处来。师云。黄檗来。
峰云。黄檗有何言句指示于人。师云。黄檗
无言句。峰云。为什么无。师云。设有亦无
举处。峰云。但举看。师云。一箭过西天。

到象田。师问。不凡不圣。请师速道。
田云。老僧祇与么。师便喝云。许多秃子。
在这里觅什么碗。

到明化。化问。来来去去作什么。师云。祇徒踏破草鞋。化云。毕竟作么生。师云。老汉话头也不识。

往凤林。路逢一婆。婆问。甚处去。师云。凤林去。婆云。恰值凤林不在。师云。甚处去。婆便行。师乃唤婆。婆回头。师便打。

到凤林。林问。有事相借问。得么。师云。何得剜肉作疮。林云。海月澄无影。游鱼独自迷。师云。海月既无影。游鱼何得迷。凤林云。观风知浪起。玩水野帆飘。师云。孤轮独照江山静。自笑一声天地惊。林云。任将三寸辉天地。一句临机试道看。师

云。路逢剑客须呈剑。不是诗人莫献诗。凤林便休。师乃有颂。大道绝同。任向西东。石火莫及。电光罔通。汾山问仰山。石火莫及电光罔通。从上诸圣将什么为人。仰山云。和尚意作么生。汾山云。但有言说都无寔义。仰山云。不然。汾山云。子又作么生。仰山云。官不容针私通车马。

到金牛。牛见师来。横按拄杖当门踞坐。师以手敲拄杖三下。却归堂中第一位坐。牛下来见乃问。夫宾主相见各具威仪。上座从何而来。太无礼生。师云。老和尚道什么。牛拟开口。师便打。牛作倒势。师又

打。牛云。今日不著便。汾山问仰山。此二尊宿还有胜负也无。仰山云。胜即总胜。负即总负。

师临迁化时据坐云。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。三圣出云。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。师云。已后有人问尔。向他道什么。三圣便喝。师云。谁知吾正法眼藏。向这瞎驴边灭却。言讫端然示寂。

师讳义玄。曹州南华人也。俗姓邢氏。幼而颖异。长以孝闻。及落发受具。居于讲肆。精究毗尼。博赅经论。俄而叹曰。此济世之医方也。非教外别传之旨。即更衣游方。首参黄檗。次谒大愚。其机缘语句载于

行录。既受黄檗印可。寻抵河北镇州城东南隅。临滹沱河侧。小院住持。其临济因地得名时普化先在彼。佯狂混众。圣凡莫测。师至即佐之。师正旺化。普化全身脱去。乃符仰山小释迦之悬记也。适丁兵革。师即弃去。太尉默君和于城中舍宅为寺。亦以临济为额。迎师居焉。后拂衣南迈至河府。府主王常侍。延以师礼。住未几即来大名府兴化寺居于东堂。师无疾忽一日摄衣据坐。与三圣问答毕。寂然而逝。时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。门人以师全身。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。敕谥慧照禅师。塔号澄灵。合掌稽首。记师大略。住镇州保寿嗣法小师延沼谨书。

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终

住大名府兴化嗣法小师存奖校勘

永享九年八月十五日板在法性寺东经所